

阿拉奉化芋艿头

裘国松

旧时沪杭甬一带有句民谚,叫做“跑过三关六码头,吃过奉化芋艿头”。

溪口博物馆已退休的周馆长,是宁波文博系统陈列布展的行家里手。日前,区文联主席王亦建与他商量,设想在奉化芋艿头主产地萧王庙牌亭村,创建一个相关展览馆。当周馆长把这一消息转告给我后,我一阵欣喜:为奉化田野上的这款名特产,拍去尘土,建馆安家,土里土气升华为风风雅雅,美事一桩啊!欣喜之余,阿拉奉化芋艿头的历史渊源、美食故事,乃至当代创新历程,都涌上我的心头。

根据可考史料,至迟在宋代,奉化大地已经种植芋艿,然而它与当下作为一方特产的奉化芋艿头,却没有渊源。到了明代,日本大芋艿种从海路传进中国东南沿海。不久,由福建、台州前来奉化开发的“棚民”传入境内,历经剡江两岸乡亲不断改良,才成地方特产。

正宗的奉化红顶芋艿头,个大形圆、肉粉无筋,香、粉、糯、滑四

绝。它可烘蒸、生烤、热炒、白切、做糊、烧汤。若烘蒸,其香扑鼻,粉似魁栗;若煮汤烧羹,又滑似银耳,糯如汤团。加上鸡汁、肉汤,味道格外鲜美。食用多采用清水咸烤,也有芋艿炖排骨、芋艿烧鸭子等。大众讲究美食的当下,奉化的厨师用尽心思,变着法子“塑造”出了一款款芋艿头美食,而最让我倾心的莫过于“骨酱芋艿盅”。

骨酱芋艿盅的主料为芋艿头、家猪胛骨、猪油渣,调料则是特制酱料。烹调方法是把芋艿煮熟,然后剁成泥,胛骨熬成汤,锅放油,加芋泥,倒入胛骨汤搅拌均匀,放入调料,用水淀粉勾芡,洒上猪油渣即可。其实,它不外是传承了奉化民间“做糊”的传统烹制手法,风味上乘,深得中外游客称道。

1996年,奉化被国家有关部门授予“中国芋艿头之乡”称号。我想,一家百年老店也好,一种地方风物也罢,传承只是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,而创新更决定了它们的未来。奉化有关方面对传统芋艿头的培育创新,起步早,有远见。

为保持奉化芋艿头的优异品质,1999年由当时的奉化农业局牵头,萧王庙镇与浙江大学携手,对芋艿头开展保品质、脱病毒、复壮实的“克隆”科研攻关。这年开春,浙江大学的专家来到萧王庙牌亭村王明亮和前葛村葛华宝家中,把这两位“种芋”高手精心储藏的16只高品质芋艿头带到实验室,对其细胞开始组织培养。“克隆”芋艿头成功后,根系发达、茎干粗壮、生长旺盛,芋头圆润如球状;肉色白净,口感细腻,而且特别香,把传统的奉化芋艿头提升一个档次,并获得原产地标志证书。

2016年12月的一天,我意外接到一个陌生人的电话:“我找了您两年!当年您在《浙江日报》文章中写到浙江大学与奉化合作克隆奉化芋艿头,现在技术完全成熟了。我想与您见上一面,让你尝尝我种的克隆奉化芋艿头。”

原来,致电我的陌生人叫胡维国,他是奉化芋艿头协会理事,侍弄芋艿头的一位能人。

2002年,奉化农业局接到《浙

江日报》专栏约稿,请求介绍浙江名特优农产品奉化芋艿头的历史与现状。当时,该局约我前往芋艿头主产区实地采写。近些年,奉化芋艿头克隆技术日趋成熟。胡维国又想到此事,几经辗转终于获得我的联系电话。

次日一大早,热心的胡维国开着电动三轮车,专程从尚田西畚村赶到城区与我见面。种芋艿头、写芋艿头的两位有缘人,终于碰在一起。分手时,胡维国送我四只克隆奉化芋艿头,还请我转告记者和作家:“近几年,经常出现外地进货冒充当地出产的芋艿头,向慕名来此的外地游客兜售,带来很大负面影响。希望你们多作正面宣传,不辜负科研人员和种植户的辛勤付出。”

如今,当代美食家对阿拉奉化芋艿头的总体评价是:用明火烤着吃,用柴炭火煨着吃,则愈品愈香;做羹做汤煮着吃,则滑似银耳,糯如汤圆,细腻而爽口;切成片蒸,再蘸以蟹酱,则原汁原味,既香又粉。

亲情溢满“陆家大院”

陆萍萍

亲情,是一种血脉相连的爱,是一种永不逝去的情。

八十三岁的老妈,在后生左一声“小舅婆当心台阶”,右一句“小舅婆慢慢走”体贴入微的照顾下,她手拄拐杖,满脸洋溢着欢乐,步伐虽缓慢却迎得结实有力,其乐融融的幸福画面融化在滕头村道上,阵阵欢声笑语洒落在美丽乡村间。

十五月亮十六圆,团团圆圆一家亲。席间,当读博士的重外甥走到老妈身边举杯祝福时,老人家激动了,开启了怀旧淘古思念亲人的话匣子:60多年前,梳着两条长辫子的姑娘羞答答地嫁给了憨厚老实的陆家小弟。陆家大院有兄弟姐妹五个,他们虽早早失去了双亲疼爱,但当小弟成家后,哥哥嫂嫂和姐姐姐夫们却给予了加倍的爱,我成了陆家大院中最受宠的小弟媳。今天我还能在陆家下一辈的搀扶下漫步赏景,在重孙辈的祝福声中开怀畅饮,真是三生有幸。我代你们的太爷爷太奶收下祝福,并祝你们个个健康幸福!

血缘的亲情就是那样缠绵不绝余韵悠长,它悄悄地浸润于我们指尖脉络中,与我们血脉生命相连。陆家大院双节欢聚的场景,从宁波延伸到奉化,蔓延至上海、多伦多……

几天前,陆家大院的亲人相聚在月湖旁,如约而至的亲人一早从杭州、宁波、奉化四面八方纷至沓来。在最早到来的大姐提议下,我们依着月湖站着、坐着、说着、聊着、笑着,忆美好往事,惜当下相聚。你一言我一语,你回忆我拾遗,聊不完的往事,诉不尽的亲情。儿时的一把大白兔奶糖,

一辆凤凰牌自行车,一件件、一桩桩,那淡淡的景象历历在目,回忆的味道甜甜的。又像五光十色的珍珠,使人留恋、耐人回味……柔软的阳光倾洒在我们每个人的脸上,“咔嚓”合不拢笑口的大合照,拉开了“陆家大院”大团圆的序幕。

相聚不为吃喝,只为开心与快乐。干杯祝愿,月饼美酒,亲人团聚,其乐融融。最开心的非我老妈莫属,她独享“女皇”般恩宠,有几个哥哥姐姐虽然年龄与妈妈相差无几,而她却是我们“陆家大院”现在唯一长辈,一家家敬酒、一队队干杯、一句句祝福,笑意写满了她那布满皱纹的脸上,溢出了甜蜜的愉悦,那双温和的眼睛闪烁着幸福的光芒。

兄弟姐妹间的互动欢乐一浪高过一浪,儿时的趣事和着醇香的美酒,在味蕾里升华,在谈笑中重启。被誉为陆家开心果的大嫂在酒桌上舞起“红盖头”,众人拍手叫好、笑逐颜开。说时迟那时快,貌似“战地记者”的我,一步跨上婴儿椅来一个现场报道。待我妙手一点将现场实况向群内直播时,不得了,我那极不雅致的“高大上”形象早被手快的另一个“拍手”现场曝光了。

相聚,是亲情的碰撞,是血脉的延伸。

欢乐相聚向奉化延伸的同时,远在大洋彼岸的姐姐隔空送上了暖暖的问候:“小舅母,看到您精神饱满,身体硬朗很开心。等接种新冠肺炎疫苗后,回国再来看望您,看望陆家大院的各位兄弟姐妹……”叮咚,来自多伦多姐姐的微信问候,让陆家大院欢乐相聚延宕更遥远,情意深笃……

亲情,是真诚的陪伴,是温馨的港湾。

亲情,是生命成长的沃土,是人生旅途的驿站。

收获

陈英兰

最近一直没空去乡下,趁这个周六下午有点时间,便去了一趟。到了那里大概是下午3时,发现家门口的韭菜已经老得开花,周围都是野草,加上最近一直没下雨,泥土硬得发白,赶紧浇水、拔草,并把韭菜割了,然后施上一点复合肥,好让它继续抽出嫩茎。割下的韭菜挑出嫩的部分炒着吃。

韭菜,是我国传统蔬菜,颜色碧绿,味道浓郁。民间一直有“男不离韭,女不离藕”的说法。它是中医常用的药材,不仅能较好地补肾壮阳,增强食欲,行气散瘀,还能有效预防心肌梗塞。韭菜含有挥发性精油及硫化物等特殊成分,能散发出一种独特的辛香气味,有助于疏通肝气。也是卫生部确定的“药食同源”的食品之一。

清明时节种下的冬瓜,上次已经摘过两只。因为旁边插着一根竹竿,藤蔓缠缠绕绕爬了上去,冬瓜也就顺理成章地挂在上面,这次又收获两只。种子是网上买的,上面写着“迷你台湾冬瓜”。这个品种的冬瓜瓤少、肉质厚实、口感好。摘下后随便在地上放着,很长时间不坏。即使把它切开,横截面也不易腐烂。

韭菜、冬瓜利用的是房前屋后的边角地,土质自然是很贫瘠的。播种时为了改良土质,除了常规的放粪灰、草木灰外,我们还经常把各种菜叶、瓜果皮积攒

起来,埋在土下。记得有一次把在家里洗下的鱼肚鱼头、果核果皮,装在几只罐子带回来,知道打开盖子,肯定是臭气冲天。于是先挖好一个空,等天暗邻居关门睡了,我们屏住呼吸,旋开罐盖,立刻倒入这些植物的“山珍海味”,快速盖上泥土。想想真是觉得好笑!

接着来到花生地。所谓的花生地,呵呵,那是人家树荫下的一小块地。虽说是山区,但根本没有一点多余的土,我们又特别喜欢种这种那,看看这棵树不是很大,周围还可以利用,于是在此开辟了一块。好在那里的村民厚道,都有一颗淳朴的心,没有为难我们,只是对我们说,这是他家的树。我们很感激那个村民,当然更不会毁掉树木。

万物生长靠太阳,这是动植物最基本的需求。由于树下缺少阳光,五月播下种子时一直下雨,后阶段又烈日炎炎,长时间不下雨,收获的花生不是很多,质量也一般,但心里是满满的快乐。

家门口还有一块约八平方的地,前阶段刚刚收获玉米,准备等天气日温不超过25℃时播种青菜,否则种下的青菜易被虫蛀,所以最近就空着。第二天早上打开家门,那块空地上,居然冒出好几株灰褐色、高三寸左右的野蘑菇。昨天下午拔草时,我还没有发现这些野蘑菇的蛛丝马迹,过了一夜,想不到长这么高了,不得不惊叹生命力的强大。

一分耕耘一分收获。收获汗水浇灌的劳动果实,也收获了快乐!



秋菊争艳 丁传林 摄

舞蹈中的彼岸

周满涓

草甸成团
也许并不来自于巍峨的高山
落红成阵
可能也不属于舞台上灯光的耀目
奔跑

带着无限的喜悦奔跑
两眼的视力提高百分之五十
剩下的全部交付于狂傲的烈焰
迅捷的制造

我从未料到一位著作甚丰的知名作家

会如此平和温暖
话语出口便作绸缎——
平滑细腻
丝丝缠绕出对人生的大彻大悟
明明如月
遮掩不住她不落俗套的风格
困苦时艰

阻挡不住她轻盈越过小溪涧
展露的笑涡
我们应有许多共同点
在这纷纷然飘满雪花的天地间
独有我们的一处篝火

人闲桂花落

潘玉毅

中午,我打三北大街走过,路过国税局门口时,忽然闻到一阵香气。初时是淡淡的,幽微的,过不了多久就变得浓烈起来,像一场雨由疏变密,到最后彻底将人包围。香气好像在鼻端,又好像在衣服上,或许两处都不在,而在脚跟上——这香气当是桂花的香气,春夏秋冬,草木有很多种,独有桂花的香气可以用“馥郁”来形容。然而我抬头四下里望去,不见一株桂花树,甚至连枝叶的影子都瞧不见,可那空气里的“香味”是那样浓郁,分明就在不远处。不对,不是不远处,而是无所不在。

这无所不在的香气仿佛时光之舟,能把人带到很远很远的地方。

桂花香能把人带到再也回不去的从前。小时候,在农村,不少人家的庭院里种有桂花树,唯一不同的是空地多的人家多种几棵,空地少的人家少种几棵。每年金秋风起,桂花的香气就穿过黑色的瓦片、白

色的天窗,闯入屋里来,占据每一个角落,让人在梦中都能闻到味道。桂花开时全无征兆,仿佛只是一夕之间,香气就弥漫开来。

小孩子喜欢桂花树,显然不是为了所谓的诗情画意,更不是为了将其晒干做成桂花茶,他们所钟爱的不过是桂花树下装来装在铅笔盒里,夹在书本里,做成标本。只消半宿工夫,随着浅浅的印记而留下的,是三五日氤氲不散的芬芳。于是,每年九十月,读书声、书声、答题声交织的课堂里笔墨纸张都是香的,透过这香味,依稀能听到桂花的“歌声”。

我读小学时,一同家里有一棵桂花树一年开两季,于是我们几个要好的朋友总是隔三岔五地往他家跑。当小伙伴尽情采摘桂花时,我最喜欢干的一件事就是站在桂花树下静静发呆,看天蓝如水,看云霞幻化,那样的时光真好!

桂花的香气还能将人带到更久远的从前,清朝、明朝、宋朝、唐朝甚

至先秦时期。我们通过浏览史书和典籍,看古人坐在桂花树下纳凉、望月,高谈阔论或独自沉吟,总有一种莫名的亲近感。想来,天竺寺是一个赏桂花的好地方,很多文人曾逗留于此,在树下等着桂花飘落。白居易、皮日休、苏东坡,一个个名人来了又走,却把那些诗句留下了:“月缺霜浓细蕊干,此花元属玉堂仙”“玉颗珊珊下月轮,殿前拾得露华新”“山寺月中寻桂子,那树上看潮头”……对于桂花来说,这一生听到的赞美之词太多了,早已视若寻常。

与“桂子月中落,天香云外飘”相呼应,天上也有一棵或者一片桂花树,这就长在广寒宫前。秋天的风一起,花树生香,一枝一枝复一枝。因为长得太多了,不得不砍一点,而那个砍树人就是吴刚。斧子砍在树上,桂花抖落下来,于是便有了“落桂”。“吴质不眠倚桂树”,吴刚砍累了,就躺在桂花树下听起了《空篔引》。

三味书店 · 您的精神家园

关注我们
时刻掌握三味好书推荐
三味讲座/新书发布等活动
订阅号内微店上线
足不出户,送货到家

宁波三味书店有限公司
地址:宁波市奉化区桥东岸路175-195号
联系方式:0574-88571555 88881168